

果树下的回忆

■ 侯建明

在这红荔飘香的季节,儿时的味道总会在心里暗涌。电话那头,母亲的催促比汽车轮子还要急切。周末,我循香回到了老家。

荔枝,这一令人陶醉的佳果,爱生南粤,甜弥四方。曾跃马千里,映红深宫妃子的微笑;曾迷醉放逐的诗人,令东坡吐核成诗。这独特的香甜,也渗透着我很多远去的记忆。

在树叶婆娑、光影斑驳、果香弥漫、清风徐来的荔林下,我不停啖着香荔,沉浸在清凉的世界里。这儿时的味道,这眼前的景象,这风过时枝叶沙沙的声响,是多么的熟悉。摇曳的树影不知不觉地把我的思绪带回了童年。

印象里童年时候的村庄,都在果树的笼罩下,袅袅炊烟每天准时穿行在翠绿的色彩里。茂密的枝叶罩不住我们的欢声笑语,那一串串笑声透过树隙,与一茬茬绿叶一起生长,孕育着下一个丰收季节里的甜蜜。村里的果树很多,也很大,多为荔枝龙眼,有些树干大得几个孩子手拉手才能合抱。那时的房子很矮,树很高,村庄满眼青翠,繁枝茂叶护着世世代代的清凉。我们稚嫩脚印,重重叠叠地珍藏在这座村庄的树荫下。

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村里连电视机都未有,但我们的节目很丰富。不像现在的孩子,把太多的乐趣困于一方屏幕。树荫下就是村里孩子聚会的最佳场所,打陀螺、斗牛、走木营……这些游戏好像现在失传了。有种游戏叫“跳飞机”,在树荫下画两排歪斜斜的方格,几个孩子轮流出场,一块游戏中用到的瓦片就能陪伴我们笑足一天。

树上的鸟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。繁殖的季节,我们会悄悄地爬上树杈处观察小鸟下蛋、孵化,看着它们在叽叽喳喳的索哺声中长大,直到长出翅膀,目送着它们往梦想的天空飞去。

小时候我们都还很馋嘴,从荔枝还很青涩,到荔枝采收这段时间,村里孩子天天结伴到荔树下“巡逻”,目的是捡拾那些落地的次果。或因鸟啄,或因虫咬,或因风吹,天天总会有个

别长势不太好的果实坠地。在那连饭也吃不饱的年代,这些也是我们的美餐了。所以村里的荔树全是我们的知心朋友,哪棵果大哪棵核小,哪棵肉厚哪棵味甜,我们了如指掌。树荫下的地面会被我们稚嫩脚印踩踏得光滑平整,野草都躲得无踪无影。有时下雨天会刮大风,每每风雨过后的树荫,总会在我们天真的目光里瞬间精彩起来。我们把吃不完的荔枝放裤兜里,但遇上收获大的时候裤兜也装不下。那时没有塑料袋,我们把身上的恤衫束进裤头内侧,把拾到的荔果直接往肚兜里装,常常“大腹便便”地摇摆着回家。一不小心走得太快,偶尔会有三两个荔果从肚兜钻进裤裆里,然后沿着裤管偷偷溜出来了,逗得我们捧腹大笑。

爬树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,我三四岁便开始上树。有一次,两个姐姐带着我和一群小伙伴一起,在村附近一个全是粗大老树的荔园玩。我很容易爬上一棵树的枝桠处,想折一个树杈回家做弹弓。但当我手在前脚在后向着一根横向生长的粗枝爬出去时,在中间被困住了。想往外,却站不稳,想回头,又无法转身,因为周围没有可以用手攀附的侧枝。犹豫间“啊”的一声掉了下去,碰巧裤头橡筋挂在一个树钉上。可能因为我瘦小,也可能因为橡筋韧性很好的缘故吧,我就挂在那两三米高的树枝底下,像荡秋千一样荡来荡去。树下两姐姐吓得赶快跑去呼叫大人。正在附近劳作的大人跑过来,几人在下面抬举,一人爬上树抓着我的裤头把我揪下来。姐姐们惊魂未定,叮嘱我回家后不要告诉父母,担心受到一顿严厉的批评或者鞭条伺候。

几十年过去,树还是那些树,村里的房子不再是那些房子。树下那群孩子不知道被季风吹往何处,树上那个空空的鸟巢依然在风中守候。从花开的季节里出走,到果香弥漫的时刻中归来。树荫下伸长脖子眺望的母亲和家乡的果树一起,完成了一个从开花到成熟的漫长等待。

我的父亲

■ 杨振昌

从我记事起,父亲那中年驼背的身影,便镌刻在我的脑海。每思之顿感沧桑岁月刻录着父亲的坚强和伟大。父亲虽然虎背熊腰,身子硬朗,但驼背中的父亲与魁梧是不沾边的。可是,母亲总是自豪地将父亲年轻时形象刻画得健壮威武、眉清目秀、英俊潇洒。我常在脑海里将父亲的两个不沾边的形象,激烈地比对着,感受父亲一生的变迁。

父亲有幸生于商贾之家,但却不幸生于国运衰微的旧中国。爷爷兄弟经商有道,家道殷实。知书识礼的爷爷对父亲寄予厚望。父亲曾就读于两公里外的方正小学,后又被送到几十公里外的高州中学,期望他学有所成,光宗耀祖。可是,接受进步思想熏陶的父亲,深谙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哪能静下心来读书呢?对被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中国,列强恣意践踏和掠夺,日寇疯狂入侵,大片国土沦陷,山河破碎,民不聊生。父亲毅然投笔从戎,参加了抗战,冲锋在前,英勇无畏。

抗战胜利不久,伯公带着巨资前往云南经商被谋财害命,一去不返。祸不单行,爷爷翻新屋顶瓦面又摔断脚骨,自此家道中落。家中妻子独力难支,父亲只好解甲归田,挑起家中重担。处于兵荒马乱、世事动荡之秋,即使父亲胆略过人,经营有方,也无法力挽狂澜,生活日渐艰苦,过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。虽遭遇艰辛和曲折,但父亲乐观面对困难和挑战。

父亲与母亲是经媒人牵线喜结良缘的。听母亲说她是“盲婚”的。旧时,男女双方谈婚论嫁不用见面,仅凭媒人一面之词。母亲说幸好媒人是姨婆,父亲称得上如意郎君。婚后一家

十口人的生活重担,压得父亲腰杆变为驼背。风里来雨里去的父亲,顽强地为家庭撑起一片晴朗天空,为解决一家人的温饱竭力操持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父亲走上教坛,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他治学严谨,教导有方。我童年时寸步不离地跟着父亲,父亲上课就带我到课堂,让我端坐在第一排靠近讲台,我懵懂地听着课,既不敢吭声,也不敢搞小动作,像驯服的小绵羊。父亲既是我的启蒙老师,又是我人生道路的设计师和方向标。父亲对子女与学生一视同仁,桃李芬芳的幸福感溢满他的心田。

父亲严厉而慈祥。他对儿女关怀备至,我们犯错,他耐心教育,很少打骂。但是,如果读书马虎偷懒,就会挨他的鞭子。受旧时私塾熏陶,父亲坚信“严师出高徒,棍棒出好儿”。父亲有两条纤细黄竹鞭子,约有1米长。一条当教鞭用,另一条鞭子留在家中,很多时候是拿来惩戒我的。因我小时贪玩,学习不上进,父亲气愤时会抽我一下子,但用力不大,少有鞭痕。

父亲诚实耿直,乐于助人。他曾帮助一位失足获刑十三年的邻居,抚养其女儿成才。待其刑释,助其父女团聚。这一义举感动了乡邻,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
乡邻喜宴必请父亲为“礼房”先生,父亲有求必应,分文不取。爱好毛笔字的父亲,每年春节前,在墟上买回红纸及墨水,写春联赠给乡邻。

父亲仙逝28年了,父亲的音容笑貌不因时光流逝而淡去,更因岁月沉淀而历久弥新。父亲的博爱情怀时刻感动着我,温暖着我,激励着我走好未来人生的每一步。

夏天,夏天

■ 黄景隆

每年的立夏,是告别春天,迎来夏天的日子。

窗外,各种夏虫在草丛中低吟浅唱,蝉声从绿荫深处传来,独奏曲,到领唱者,到合唱队,歌声嘹亮。

夏天,不仅充满了希望,更是见证了成长。

气温一日比一日攀升,草木一日比一日繁茂,小麦扬花灌浆,油菜日臻成熟,万物已经长大。

万绿丛中,踏着夏蝉的和美歌声,万千蝴蝶翩翩起舞,辛勤的蜜蜂,嗡嗡嗡嗡,忙忙碌碌。

那是夏天的盛会。

与日俱增的温度,加快岭南佳果成熟的步伐。

三月红荔枝熟了,化橘红熟了……

办公楼前,那片绿茵茵的小草,绿得清纯,美得可爱!

每天清晨,起得最早的,是那千千万万的清洁工人,每天挥汗如雨,只为保持城市与乡村美丽整洁的环境。

天下劳动者,如茵茵绿草,平平凡凡,默默无闻,无怨无悔!

只为世界更加美丽、更加和谐!

守望晨曦

——记茂名好人杨英友

■ 公清

他是那不言弃的守望者,在病榻边,铺下一片温柔的月光。数十年的风雨里,他以孝心为楫,在波涛中,稳稳承载着家的希望。

母亲是他心中最柔软的云,他用孝心织就了温暖的庇护。岁月的风无情地吹刮,他的坚守,是风中顽强的火光。

疾病是场无声的风暴,他以爱为盾,为继母筑起生命的堡垒。在寒冷的冬日,他的温暖,是继母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。

杨英友,他的名字,如同古老的钟声,在小镇的每个角落回响。他的孝行是用时间铸就的诗篇,在每个心跳中,诉说着亲情的深沉。

在平凡的岁月里,他的故事,绘出伟大的图景。愿他的爱,长如星辰闪耀,晨曦光明。

缱绻(外一首)

■ 蔡佳

少时厌
青时嫌
中时念
人生百味在心间
唯有母爱真缱绻

暖集

小时候
父母是我们的山
总想给予我们更多更好
现在
我们是父母的山 孩子的山
我们以被爱的生命姿态传承爱
手心相连的时光
是暖集 是一生的陪伴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诗二首

■ 陈忠平

故乡初春烟雨天
绿野云天白鹭飞,
东流碧水去何归。
青峦围绕仙山雾,
烟雨桑田现日晖。

三亚西岛牛王岭观海
金牛望海渊,
浪吻岸礁边。
渔樵风帆隐,
平波挽碧天。



希望的田野 ■ 黄治高